

□ 胡光远 文/图

合肥自行车驴友圈传着牛人刘鸿的故事:去年单骑4000多公里穿越西藏和尼泊尔,不久前又从合肥起程独身赴俄罗斯贝尔加湖,又一个4000多公里。有人说他疯狂,有人说他是骑侠。他自己说:五十二岁了,想到外面看看世界。地图上标出的那几千公里数字他不相信,于是,想玩个心跳,用自行车轱辘丈量一下合肥到天涯海角的距离。当然,走路脚下定会有新鲜的故事。



合肥有个骑行牛人刘鸿

单骑4000多公里穿越西藏尼泊尔

西藏:翻越5008米东达山

西藏多少年来在刘鸿心里就是一个诱惑:夕阳余晖中的布达拉宫,如镜天幕下珠穆朗玛的雪光,深秋金色草场上的牛羊,他想抚摸那片神奇的土地,呼吸藏族文化气息。携好野营睡袋等装备,从合肥起程,上318国道,向西藏进发。餐风露宿极大消耗体力。前面云雾隐现的高山就是5008米东达山垭口。越往上骑越感觉呼吸急促,骑一步都很费劲。喉咙不是很舒服,老想咳嗽,鼻涕不停地流,难受死了。双腿就跟灌了铅一样,大口喘气。终于看到了蓝天白云下随风而舞的五彩经幡!东达山,5008米,合肥刘鸿登上来了。

尼泊尔:离神最近的猴庙

尼泊尔景色震撼,它的迷人要从加德满都猴庙说起。猴庙是因为这里到处有被奉为神灵的猴子,尽管它们是野生的,可寺院的僧侣会定时进行喂养不愁吃喝,也就不会去主动打劫信众。喂零食和猴子合影是一件开心的事!

佛塔前遇到了曾在青岛学习过一年中文的小伙子,他是经营唐卡的店主,中文说得特别好。听说刘鸿是从中国合肥几千公里单骑来到尼泊尔,非常惊讶。也许是投缘,他向刘鸿诉起了苦衷:在中国学中文时曾经追求过一个女孩,但最终,她离不开繁华喧嚣的大都市和亲友。

刘鸿说:尼泊尔虽然贫穷,但人心向佛有精神乐园。

外蒙:荒原巧遇法国牛人

从二连浩特前往乌兰巴托,前方好像是自行车无法跨越的草原,骑车几十里不见一人是

常事。偶尔看见叫不出名不知是野驴还是野马的动物在草原的远方晃过。

外蒙草原最大的困难不仅是骑“断腿”的一天百里荒原,更可怕的是孤独,在路上没人烟,肚子饿了,又口渴,逼你要向前赶路。黑暗原野说不定会有狼潜伏在那里等候你的光临,天空深蓝,月光下的草原显得恐怖凄凉,只好给自己壮胆,哼着腾格尔天堂曲调向那麻木骑去。等赶到前面的蒙古包已近乎虚脱。喝了奶茶,吃了几个羊肉“布兹”后,除双腿依然沉重外,精神算是缓过来了。在这里巧遇了法国自行车牛人,虽然语言不通,但看到彼此的自行车装备,就像遇到了故人,他用地图册示意他横跨欧亚大陆到中国新疆,经西藏出境到南亚的尼泊尔,印度,重新入境到达云南到达北京。再经过中蒙边界,前往乌兰巴托。

贝加尔湖:《苏武牧羊》歌声穿越

贝加尔湖是骑友梦寐以求的远征。经历无数周折,终于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。一路上是西伯利亚白桦林的风光。

下午6点到贝加尔湖边的古西诺泽尔斯基,找到一家中餐馆,老板是黑龙江人,姓王,1972年生。楼上还有一个小旅店,也就几个房间。难得有国内来人,晚上刘鸿是唯一的中国客人,他拿出60度的伏特加,招待了刘鸿。他问:你知道苏武牧羊吗?刘鸿说:这是我来贝加尔湖的理由。第二天一早起来,他带刘鸿徒步沿河岸走走,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色,一汪如同海水般广阔幽兰的湖水,以及岸边茂密白桦林的贝加尔湖,雾气蒸腾,相当梦幻。

刘鸿伏在岸边鹅卵石上,捧起清澈的湖水,在悠远的回味《苏武牧羊》的歌声里泪流满面。

好老师开办“道德讲堂”,向孩子传播新鲜事

星报讯(郑鹤鸣 记者 祁琳) 合肥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凤阳一村社区居民方必柱老人,今年已经77岁了,却酷爱古文,他也是一名社区志愿者,每周日下午都到社区快乐家园儿童俱乐部“道德讲堂”给附近的孩子们开讲,把一些古文故事、社会大事件、社区里发生的新鲜事,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孩子们,目前已经举办了150期,方老可是期期不落。

老人酷爱古文,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

方老原本是合肥木器厂一名普通的退休人员,平日里最爱研究古文,“知古不知今,谓之陆沉,知今不知古,谓之盲瞽”,意思是治学者只有了解古今,今以古鉴,古为今用,才能明晓事理,学以致用,东汉王充的《论衡·谢短篇》里这句话是方老的头头禅。平日里,方老就喜欢看一些古文,也喜欢给孩子们说着这些受用的故事。

也正因为闲暇时酷爱名人名言、毛泽东诗词、《孔孟》儒家等书籍,让方老拥有非常丰富

区开展的各项文艺活动,为社区文化生活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
2012年7月初为深入贯彻实施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,增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吸引力,三里街街道凤阳一村社区快乐家园儿童俱乐部开设“道德讲堂”,面向辖区召集授课老师,方老便积极来报名。

进行了150期,老人一期没落下

自此,在凤阳一村社区内,方老每个星期日下午不论刮风下雨都会准点来到社区儿童俱乐部,充满耐心地为那些失管失教的孩子辅导功课,目前已经进行150期了,难能可贵的是,方老不仅能够为孩子答疑解惑,还能激发和培养他们学习的积极性,很多流动和留守儿童都将社区的儿童俱乐部当成了他们的“第二个家”。

几年的时间里,方老先后给孩子们讲过《孔子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雷锋的故事》等。同时,热爱琴棋书画的方老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无偿地教授给孩子们,每个周日下午可都是方老和孩子们快乐的时光。

衣不解带 夜夜守护病母

□ 关堂所 李丽 记者 李皖婷

“只要我母亲在世一天,我就会好好照顾她。”38岁的宣燕个头不高,话语中却透出一丝坚韧。自从母亲两年前因车祸被撞成植物人,宣燕卖掉房子、辞去工作,上赡病母,下养幼儿,默默承担起一整个家庭的重担。短短两年时间,她就瘦了50多斤。

母亲重伤,卖房保母命

2013年5月8日,这是宣燕终身难忘的日子。还不满60岁的母亲水玉华在骑电动车行驶时被一辆飞驰的轿车撞倒。事故发生后,由于肇事方既无财产又没工作单位,加之车辆没有买全险,住院抢救费用全部由宣燕自己解决。

为了救母亲,宣燕卖掉了自己的一套住房,可卖房所得的30万元在一个月就全部花光了。母亲伤得很重,虽经医院全力抢救,最终还是不得不切除左半脑,成为一个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植物人。

宣燕的父亲早年过世,唯一的哥哥患有重型糖尿病,丈夫患有脑疝无法工作,幼子尚在念小学,所有的家庭重担都落在了宣燕一个人身上。亲戚朋友劝宣燕放弃,家庭负担本来就重,再加上一个植物人母亲,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呢?可放弃就意味着再也见不到母亲了!宣燕坚定地拒绝了。

再苦也心甘,她是我妈妈

母亲病情稳定后,宣燕将她接回家照顾。由于母亲需要24小时全天候护理,丈夫也不能劳累,宣燕狠心辞去了月薪3000元的工作,在家全职照顾母亲,所有的经济来源就靠母亲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。

护理植物人并非易事。母亲不能言语,感情交流完全凭感觉,宣燕就凭经验护理。每天早晨准时为母亲洗脸刷牙,每隔2小时要翻身一次,并按摩全身半小时以促进血液循环,每两小时还要为母亲量一次体温并登记在册。母亲只能吃流食,宣燕就每天变换花样给母亲吃5餐,荤素搭配保证营养。

“两年多来,我都没有盖过被子,每晚都是和衣而睡。因为在被子里太暖和了,夜里就很难起来给母亲翻身。”宣燕说,母亲大便经常干结,她就用手一点点抠出来。

由于护理到位,两年多的时间,母亲的身上没有一处褥疮,身上没有异味。别人夸宣燕太不容易,可宣燕只淡淡地说一句:“只因为她是我妈妈。”

痴迷二胡50年 心灵手巧会制作

星报讯(周先荣 许建军 记者 马冰璐 文/图) 家住合肥市蜀山区龙居社区的王荣成大爷痴迷二胡近50年,他不仅拉得一手好二胡,还亲手制作了10多把二胡。

65岁的王大爷从小喜欢二胡,十六七岁时,他开始自学二胡。颇具音乐天赋的他刚学习二胡时,非常轻松容易,“但在提高技艺的过程中,却遭遇了重重困难。”为此,他四处请教老师,“在老师们的指点下,我的二胡越来越顺。”

多年来,不管多忙、多累,王大爷都坚持每天练习二胡至少半小时,“家里人都说我是个‘二胡痴’。”随着二胡技艺的不断提高,最近几年,王大爷还会抽空登台演出,“我比较擅长拉戏曲,比如《沙家浜》、《窦娥冤》等。”

不仅拉得一手好二胡,心灵手巧的王大爷还会亲手自制二胡,从上世纪90年代起,擅长木工的他开始尝试着自制二胡,“自制二胡是一件乐趣无穷的事。”他四处找竹子等材料,并以买的二胡作为模板,进行制作。

“前前后后一共调整、修改了几十次,我才成功地制作出一把二胡。”到目前为止,他已经陆陆续续制作了十几把二胡,“自制二胡的成本约为150元/把。”如今,手艺娴熟的他制作一把二胡仅需要半天时间,“拉着自制的二胡,那种感觉可美了!”

